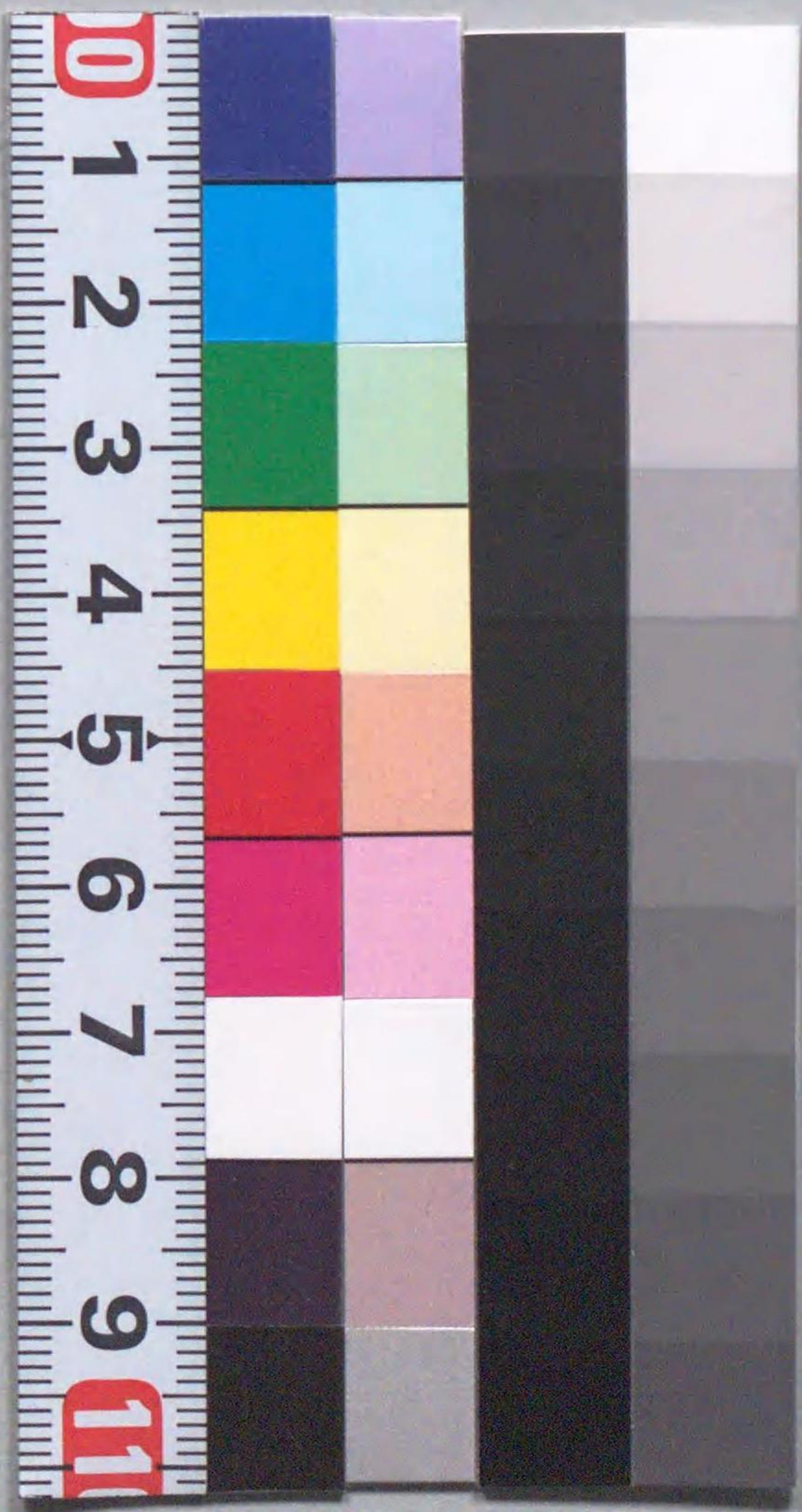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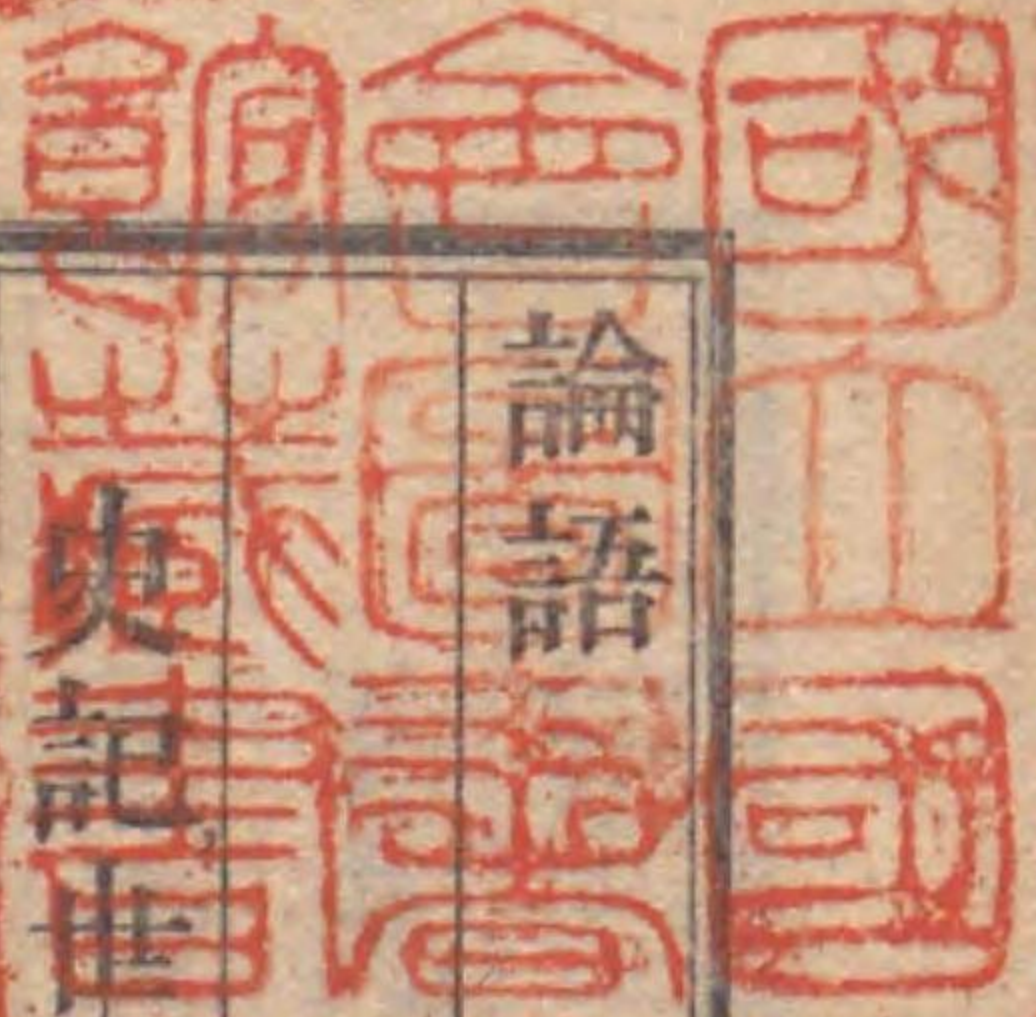
袖珍  
論語集註

五

123.8  
S15752  
Sπ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

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吏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

從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職義與材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

子所謂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乘田



進昭公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致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



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離由

適陳過匡

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類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

既解

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

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簣過門事

將西

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

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

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

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歎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詞為

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

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蓀大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禮而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愾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

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

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六百

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

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

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



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

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

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

記有把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序易

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

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

之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

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

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

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

年孔子生鯉字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

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

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

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

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學而第一

朱熹集註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

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為數飛也學之不己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澤決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也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尺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逆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溫舒問及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

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上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

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

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

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有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論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身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莫大於愛親故○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

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有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於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

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揚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又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實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

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游



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如此？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具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于外者，必不能堅。主忠信，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知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且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成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

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禮也。追遠者，祭也。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子禽問於子貢曰：夫

**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柳反，語辭。

**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先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既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平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

學而



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之德良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禮，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

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難，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

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不知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

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



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浴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幾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貢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經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進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己知患不知人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



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言頌頌篇之辭，凡詩之言，皆

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者導下，謂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

道之而不從者，有利以誘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罪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齊之，則民固有所親感而興起。

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丁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本。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三十而立

有以當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六十而耳順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七十而從心所欲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



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驟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於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木夫，仲孫氏，各何忌，無違謂不悖其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各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虧，而分者所以為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為。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甯，言父母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所以為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疾為憂，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抑思持愛而不如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



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

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

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者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善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終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

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

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

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此視為詳矣

由從也舉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

察其所

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

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

擇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

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無不見故用無不周非時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曰貢聞君子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



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偏也此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瞻泰之屬常對舉

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

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

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

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揚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藉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

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濬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疑駭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

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不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于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所去聲呂氏

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

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教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

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棧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

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

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氏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顏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

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

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繼禘、禘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大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性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子曰、非鬼而祭

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相

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二終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請候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

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三家者以雍徹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率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議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子僭八

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

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庶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

慤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

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者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者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夾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蓋蓋蓬豆蠶絲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

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



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魯諸侯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

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太射之禮耦進三揖

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

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胡繪

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幼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大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

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揚氏曰甘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以為

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

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

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

周，一公有大勳，勞賜魯，重一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

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

之始，用爵一尊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

時，誠一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

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

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

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

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或問禘之說

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

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

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

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

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

神在。子曰：祭神，祭先主於孝。

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

攝之，則不得致其期，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之者，誠之至也。是故郊

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哈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真常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畢賤而而當時用事喻自括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調孔子子曰不然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

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避而不迫使王孫賈而如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於郁

六及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

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天音素鄆側留反大

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鄆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

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

豈足以知孔子矣○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

也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大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擣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

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其草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揚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令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告者天子常以

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子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司供



此羊故子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請饗

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

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者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

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

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而患其不盡○尹氏曰君臣

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 ○哀公問社於

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

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校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命吾之八倍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偏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

得儉焉於度反或人蓋疑器小人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

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

反坫管氏兩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下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反謂之樹塞門故也設

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存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坫於其上此皆請候之禮而管仲儉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亦其者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儉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共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管仲犯禮共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撫氏曰自濟身正家以乃於

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揚氏曰夫君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亦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

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設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來以自通也見

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

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遠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親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拘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拘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韶堯致治武王

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

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

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

之哉居上主愛於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庚反知去聲里有

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

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滿惟仁者

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

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



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然未免於利之也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子曰苟志於仁矣

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揚氏曰苟志於仁未心無過舉

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

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

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

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

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仁乎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

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

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

分益明矣○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

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

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

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具氏曰後漢具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也 ○程子曰言

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

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

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倡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 ○子曰君子懷德小

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

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 ○尹氏曰樂善思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



以為小人。○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凡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

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

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

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加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子曰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其位者可知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

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

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持於惟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持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最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未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造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

○子曰君子喻於利。喻猶曉也義者下學上達之教。天理之所宜判

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為好。揚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

里仁

二十七



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就肯舍生而取義哉  
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

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  
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  
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  
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則  
聞寧熟諫父母怒而不悅而撻之流血不致疾怨起敬起孝也  
○

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音開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游必有方  
已告云之東則不致更適西彼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  
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接出而述其半也  
○子曰父母

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

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  
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  
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  
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  
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  
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  
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

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讎力行難故欲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  
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



從之如君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

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

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終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擊也

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有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汙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

弟子姓南名縉又名造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



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為取斯。為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

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子貢問曰：賜

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音女。

汝，瑚音胡，璉乃展髮，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蓋皆宗廟盛奉擗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或曰：雍

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不知其仁，焉用佞？為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

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此兩無

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太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吾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



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也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

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

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數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予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

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

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

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

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

邑長家臣之運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

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

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

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於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

是其驗矣

子曰弗知也吾與女弗知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

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



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許冬反朽音

畫變謂書畫而變朽腐也雕刻畫也朽變也言其志氣昏惰故無所施也與辯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

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術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

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執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

未嘗不以懶惰荒寧為懼勸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

立教以驚羣弟子使下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

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度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

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

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伸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

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 ○子貢曰我不

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

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

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

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 ○子貢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聞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聞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

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巳。○蘇氏曰：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而行疾奔，未文子使疾，弟遺室，孔一婦，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

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曰有封疆，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城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舉，蓋一時，皆非也。

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交久而敬之。

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蓋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諛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

公治長

五



為藏龜之室祀姜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

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

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度反令尹官名楚上郟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

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

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

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一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

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

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

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

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

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借王權夏之事文子之相齊既失正君計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

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

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



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

當文公或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

共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可不嘗愚者比干是也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數也吾黨小子指門

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意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哉則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於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矣

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

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乞諸其鄰而與之

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

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識其曲意狗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程



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爾志蓋音合蓋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

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

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

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能

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數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

訟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數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一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賢之美者也夫子生

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實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

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

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

所以為可者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先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

諷其欲同人道於平焉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

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肯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

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

於甲者不投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

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

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

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

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

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

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謙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



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墜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不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

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為之宰。與之，

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子

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

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

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警賤為父而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子曰：「回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

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

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

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

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

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

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

長皆可○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

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

秘為去聲復扶人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撰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

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在大夫之家者

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

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

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

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手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

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伯牛有疾子問

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



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

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金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

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力則焉乎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以得之矣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

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更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焉然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曰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畫也 ○子

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稱君子儒者之稱程子曰

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舉雖有餘然意 ○子游為武城

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徒音反武

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兩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



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揚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則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之反者是也伐譎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稱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何反祝宗廟之官祝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由此道耶怪而數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違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其可以受和自可以受米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

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驥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躓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

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子曰：知者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敘反。下一字音洛。樂，善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効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兼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執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



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校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茫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

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

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也。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謂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無。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則亦可以弗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



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予者疑而未

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

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

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己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

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瞻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己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去

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



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道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改，過不吝，此四字日新

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

如也。燕居，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

故更著夭夭字，令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

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公。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寤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

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

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

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據於德。據音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

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

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

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

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

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

無誨焉。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



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性，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

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惟者，口欲言而未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

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

憤，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及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特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哀不能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曰：子行三軍

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子曰：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此皆以抑其勇而致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

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子曰：富

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



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揚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齊之

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

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

吾將問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

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入曰伯夷輒適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

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子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

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

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子曰飯蔬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

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

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文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

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蓋加假

聲相迫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形影是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

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

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

雅言也

推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

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君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

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涉及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

者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悅焉日有尊學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

夫子之自言類如此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

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



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

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知予何桓徒雷文桓魋宋司馬向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

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

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

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志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驕易而進也○

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子曰以四教文行忠

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子曰聖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

名之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三者

皆虛誇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實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

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子曰鈞



而不網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

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

知之次

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

見賢過及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

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

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俯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遺其既往不遺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關文大意亦不為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及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

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

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

知禮

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各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



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

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

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遷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子其所以為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

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

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

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

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

之全而人通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

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執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



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業行固己令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固陋也著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子曰君子坦蕩蕩

小人長戚戚

坦蕩蕩心廣體胖○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

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運衰而周日嚳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前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善焉者宜天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

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



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與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

化而德厚矣。○具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意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其說也。

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

云：戰戰兢兢，如臨澗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

視之，詩，小是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澗，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

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

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

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與反本，故言

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也。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也。舉，一也。

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其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者，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類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



見於外。曾子蓋以備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考焉。

○曾子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

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夾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弘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然後能任重。

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

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撓奪者。心於此。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

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



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和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也難。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勇好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揚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子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篤，厚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遠不肖。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治世

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深。出處之分明。然後

爲君子之全德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

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各摯也。亂衆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子曰。狂而不直。

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

愿謹厚也。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

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醫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剔。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子曰。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白便不可也。○子曰。巍巍乎。舜禹

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

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

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

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太願閔天散

宜生南宮适共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孔子

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

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

得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

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蒧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

王之德且與秦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

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間然矣

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

潔衣服常服蔽膝也以帛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揚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

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

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見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



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

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

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

從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

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

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規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賦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故此文，孔子自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共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子貢曰：固

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

不通，多能乃其餘。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兩

論語卷二 子罕

三十二



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

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

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

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至愚不致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

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

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益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蓋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

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如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間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

哉言○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

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義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義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

替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替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

○顏淵喟然歎

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次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知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

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真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遠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遠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

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

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

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

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

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也

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責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若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性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

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藏也匱匱也沽賈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賈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王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

道以從人街玉○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棄擇淨海之意而求售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君

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

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

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

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

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

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

是言○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子曰語之而不惰者

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情懈息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止其往皆在我不在人

也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

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

矣夫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子

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慶父孔子言後生年富

力疆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垂許故必悅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信毋友

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子曰三軍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

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温案著

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

稱之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疆者必伎弱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

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善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

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子曰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

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

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

也序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

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為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可與權謂能權輕

重使合義也○揚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

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欲行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

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



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棟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

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

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

鄉黨第十揚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

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

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

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

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信實

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

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

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

誾如也。侃。若且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

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躩如也。擯。必反。躩。驅若



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環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

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

襜如也。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

復命曰賓不顧矣。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入公門

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立不中

門。行不履闕。闕。于通。及中門中。於門也。謂當闕之間。君

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

息者。齊音咨。攝。提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攝衣。使去地

如也。復其位。蹶踏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

色足蹢蹢如有循。蹢平聲。蹢色。反。主。諸侯命主。聘問鄰國則使

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覲愉愉

如也。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

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

鄉黨

三十九

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

色懼也。蹢蹢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主。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

色足蹢蹢如有循。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

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覲愉愉

如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

鄉黨

三十九



朝聘往來之事，類使擯執主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緹飾紺古暗色，緹古暗色。

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紅紫紺緹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絲也。

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衫絺綌必表絺，單也。葛之精者曰絺，蠶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

而出之綱緹，是也。縹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麕，研奚反。縹，黑也。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裘，用黑羊皮。

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溫也。短，右袂所

以便以便，以便於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

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條與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

而裝裝狐貉亦狐貉，毛深溫厚。狐貉之厚以居私居取其適體。去喪

得得以類相從矣。

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鴈，鴈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襪積，而旁無殺。殺，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襪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殺，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襪積，而有殺縫矣。

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

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

前章寢衣一節。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如重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

孔子謹齊之事，揚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最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

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



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鐘之食音嗣鐘於冀反錫為邁反飪而甚反鐘飯傷熟

濕也錫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是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

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合惡其下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

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

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

沾酒市脯不食

沾音沾市脯買也

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合而已可也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病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

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頌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

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喪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齊側皆反陸

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儺所以逐



疫周禮方相氏掌之，昨階東階也，雖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

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他邦再拜而送之。送拜

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盡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

中矣揚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廢

樊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受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

貴人賜畜理當如此。○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

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畜許六反食恐或說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知對君也言

先嘗則餘嘗以饋馬矣。○君賜生而薦之祖考策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意無故不敢投也。侍食於君

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曰一舉膳夫授祭品齊食主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

然不敢嘗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容禮也

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君命召不俟

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入太廟每事

問。出重○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

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寢不尸居

不宥。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共四體而亦

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大大是也。見齊衰者雖狎必



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

見前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

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

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離夜典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

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

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較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說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

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

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

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刑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于路不違以為時物而共其之

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友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論語卷之五



